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 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

马德富, 杨博涵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60

摘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形态,正成为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动能。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赋能主要体现在推动生产要素全面升级、重塑农业生产关系与产业生态、契合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三个层面,通过智能装备、数字技术和生物工程的深度融合,为农业增效、农村提质、农民增收注入变革动力与发展活力。然而,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仍面临基础设施与技术应用短板、人才短缺与能力断层、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链融合不深、制度政策保障体系不健全等现实梗阻。对此,亟须以完善数字与物流基础设施打通“最后一公里”,以育引结合打造“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队伍,以场景驱动推动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以制度创新优化治理与政策供给,系统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支撑体系,切实推动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共同富裕;绿色发展;“三农”问题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6.05.006

文章编号:2096-9864(2026)05-0056-08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1]。202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3]。在农业农村领域,新质生产力通过智能装备、数字技术和生物工程的深度融合,深刻

重塑着农业生产方式、产业结构与治理模式,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关键支撑。

作为数字时代生产力跃升的重要标志,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然而,当前我国农业农村领域仍面临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欠缺等现实瓶颈^[4],制约了现代化进程。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培育现代农业产业集群,推动农业与食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业态深度融合^[5],打造具有地

收稿日期:2026-0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4CGL011)

作者简介:马德富(1973—),男,湖北省利川市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农业农村经济、乡村发展与治理;
杨博涵(2001—),男,河南省郑州市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乡村发展与治理。

方特色的高效产业链,从而全面提升农业的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因此,深入研究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作用路径与机制,不仅对加快乡村振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为释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乘数效应、加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了全新活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6],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正深刻重塑着农业农村发展的路径与格局。理解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是把握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大势的关键所在。

1. 科技创新引发生产要素革命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引发的生产要素革命^[7]。这一革命显著体现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力三要素的全面升级上,通过引入前沿技术和创新要素,彻底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在劳动者层面,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农民向“新型农业劳动者”转变。这些新型劳动者不再是单纯依赖体力和经验的耕种者,而是掌握现代智能农业设备操作、精通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信息化管理等专业技能的知识型、技能型人才。在劳动资料方面,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是智能化、数字化新型农业劳动资料的广泛应用。无人驾驶播种机、无人打药机、水肥一体机、自动收割机等智能农机设备正逐步替代传统农具。在劳动对象上,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拓展了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等信息技术建设的高

标准基本农田,实现了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由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酶工程等现代生物工程技术选育的良种,能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有效保障粮食产量与质量。

2. 重塑农业生产关系和产业生态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作用机制是通过重塑农业生产关系和产业生态,实现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形成更加高效、包容和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创新,优化农业生产关系^[8]。传统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元的小农经济模式正逐步向新型经营主体、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现代经营方式转变,重构农业生产组织体系。实践中,各类“数字乡村管理平台”为乡村装上“智慧脑”、安上“千里眼”、加上“神经元”,让乡村治理更加智能化、高效化。在产业生态方面,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与精深加工、休闲观光、农村电商等业态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形成多业态集聚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当产业具备一定规模后,不管是前端的种子、农药、化肥,还是后端的仓储、物流、深加工,都更容易延伸出更加完善的农业产业链,从而改变农业“小散弱”的被动局面。新质生产力还通过推动产业形态创新,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和信息技术普及,农业与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发展“农业+旅游”,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开发农事体验、民俗文化等特色旅游产品,能吸引城市游客走进乡村,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发展“农业+教育”,建设农业科普教育基地,开展农耕文化研学活动,能让青少年了解农业知识;而“农业+康养”模式,则利用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开发康养度假产品,满足人们对健康生活的需求。

3. 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的最终价值指

归在于其完全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9],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目标提供了强大动力,推动了城乡协调发展与农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农业农村现代化则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创造更多农村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有效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推动了共同富裕进程。例如,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农产品交易更加透明,乡村电商平台的兴起为农民开辟了新的销售渠道,优质农产品能够直接面向消费者,减少中介环节,从而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新质生产力还有助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与服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通过进一步推动5G网络、特高压输电系统、遥感感知等新型基础设施覆盖与智能升级,构建天地一体的农村数字网络。同时积极培育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探索无人机物流等应用场景,逐步降低对传统道路系统的单一依赖,降低社会综合运行成本,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提升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新质生产力也促进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还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通过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充分挖掘农业农村在生态涵养、康养休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多元功能。通过“两山银行”、生态产业化等模式,促进生态资源向经济资产转化,实现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农业农村发展的有机融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是替代农民,而是让农民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通过完善农民培育制度、创新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强化教育激励机制,培养新一代“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以壮大农民人才队伍,助力农业现代化新征程。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障碍

尽管新质生产力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但在其赋能进程中仍面临着基础设施、人才支撑、技术融合、制度环境等诸多现实障碍。只有深入识别并理解这些挑战,才能找到有效的破解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效能。

1. 基础设施与技术应用短板

其一,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是智能技术应用的基础,有助于深化新质生产力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应用,拉动农业增加值稳步增长^[10]。虽然“十四五”期间农村公路、电力、通信、供水、互联网等公共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整体水平显著提升,但面向“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将进入系统升级、结构优化、功能融合的新阶段,对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在网络通信、仓储物流等方面,尚未实现全覆盖。部分偏远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网络覆盖盲区,物流配送成本高、效率低,成为农村电商发展的瓶颈。

其二,资金投入不足。应用新技术、购买新设备需要增加农业投入,但农村地区往往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一方面,农业农村投资具有周期长、回报慢的特点,对社会资本吸引力有限;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积累有限,难以承担高昂的新技术应用成本。虽然政府加大了政策、资金、金融配套措施,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推广和应用,但在实际操作中,财政投入总量仍然有限,金融支持机制不健全,导致新技术、新设备推广缓慢。特别是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限制了其引进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的能力。

其三,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在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地理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应用水平参

差不齐。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丘陵山区,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这种区域差异使得新质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面临难以实施“一盘棋”的困境,需要采取更加差异化的推进策略。

其四,新技术适用性不足。当前一些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做到了“能用”,但真要全面推广,需要做到“好用”。农业技术装备既要实现机械化,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动化水平,提高操作便利性。现实中,许多智能农业设备操作复杂,适应性差,难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生产条件的实际需求。特别是针对小规模农户、丘陵山区的适用技术装备供给不足,导致新技术推广受阻。这就要求农业科技创新必须更加贴近实际需求,提高技术的适用性和普惠性。

2. 人才短缺与能力断层

农村人才短缺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核心制约因素。2020年,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分别为974家和8.4万人,较之2003年分别下降了17%和12%^[11]。我国每万名农业从业人员对应的农业科技人员数量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农业科学家比例也远低于美国^[12],此外,我国涉农企业还面临高精尖人才“引留双难”困境。

其一,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当前的人才培养体系尚不健全,难以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人才梯队建设。一方面,农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存在结构性问题,涉农学科专业设置未能紧跟智慧农业、数字乡村等新兴领域的发展步伐,产教融合深度不够,导致培养出的人才理论与实践脱节,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另一方面,针对农村本土人才的培育机制,特别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仍不健全。现有培训项目普遍存在内容单一、方式陈旧、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等问题,难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经营主体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培训的覆盖面和实际质量

均有待大幅提升。

其二,传统农民技能与新质生产力需求存在断层。农村现有人才的素质结构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传统农民,普遍存在年龄结构老化、受教育程度偏低、专业技能匮乏等问题,导致其对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认知有限,应用能力严重不足。尽管各地通过技术培训、科技下乡等方式努力提升农民技能,但在智能农业设备操作、精准农业技术应用、农业信息化管理等关键领域,农民的掌握程度仍然不高。这种能力上的断层,使得大量引进的先进技术和智能设备难以被有效使用,其效能无法充分发挥,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在农村“落地生根”的直接障碍。

其三,激励不足导致人才流失严重。农村地区在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方面面临严峻挑战,核心原因在于人才激励与保障机制的缺位。相较于城市,农村的工作生活条件相对艰苦,职业发展空间有限,且薪酬待遇普遍不高,对高校毕业生、科技人才、管理精英等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不足。虽然各地已出台多项人才返乡政策,但整体上仍存在政策碎片化、落实不到位、长效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特别是在对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复合型管理人才的激励上,缺乏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科研支持和创业扶持,导致“引不来、留不住”的困境长期存在,人才流失严重,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才短缺。

3. 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融合瓶颈

首先,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机制不健全。当前,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以中小农户为主,多为传统机械化生产,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品牌优势。小规模分散经营模式与新技术、新装备推广应用之间存在矛盾,特别是智慧农机的大规模应用需要一定的规模经济,而小农户经营规模小,投资新技术能力有限,导致新技术推广受阻。其次,产业链各环节技术应用

不均衡。目前,农业生产环节的技术应用相对较多,而加工、储存、销售等产后环节技术应用不足。并且,农业生产品种较单一,以粮食作物为主,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农产品加工、仓储等环节发展滞后,农业附加值不高,影响农业现代化和产业链升级。同时,农业科技研发与需求匹配度不高。当前农业科技研发存在一定程度的“重论文、轻应用”倾向,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脱节。再次,技术集成应用不足。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往往是单项技术多,集成配套少,难以发挥协同效应。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智能装备等技术之间的融合应用不足,缺乏系统解决方案。

4. 制度政策保障体系不健全

虽然我国农业农村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但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不充分、不均衡、内生活力不足等问题。首先,在鼓励科技创新、促进成果转化、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不够完善,难以激发各类主体参与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同时,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机制、要素配置机制等还不健全,制约了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应用。其次,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完全打破,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仍面临诸多障碍。特别是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农村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流动不畅,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再次,随着新质生产力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生活方式、农村社会结构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对农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然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仍难以适应这些变化,治理理念落后、治理方式传统、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特别是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广度和深度有限,难以满足新形势下乡村治理的需要。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面对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中的各种挑战,需要采取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路径方案,从基础设施、人才队伍、技术融合、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同步发力,打通堵点、破解难点、连接断点,形成新质生产力全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良好局面。这一进程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同努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优化,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赋能作用。

1. 强化基础,打通“最后一公里”

其一,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提。应统筹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补齐网络覆盖短板,让数字红利惠及更多偏远乡村。具体而言,应加快农村地区5G网络、物联网、卫星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构建天地一体的农村数字网络。特别是要推动未通宽带农村4G/5G网络覆盖,加快实现农村地区网络信号无缝衔接。同时,降低农村网络资费,提高网络质量,让农民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真正消除数字鸿沟。

其二,建设智慧农业基础设施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基础。应加快国产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的研发应用,积极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低空技术等在生产领域的应用场景。重点推进智慧农场、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建设,配备智能感知、智能决策、智能执行系统,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智能化管理。同时,要加强农业基础数据库建设,整合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领域数据资源,构建统一开放的农业大数据平台,为智慧农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撑。这类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使农民从“会种田”变为“慧种田”,种地、养殖更加高产高效。

其三,构建现代化物流基础设施对于畅通城乡经济循环至关重要。要大力发展智慧物流,培育低空经济等新业态,探索无人机物流等应用场景,逐步降低对传统道路系统的单一依赖,降低社会综合运行成本。特别是在生鲜农

产品主产区,加快建设预冷、贮藏、保鲜等冷链物流设施,减少农产品产后损失。同时,完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建设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乡镇物流服务站、村级物流服务站,形成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网络,解决农产品上行“最初一公里”和工业品下行“最后一公里”问题。

其四,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保障。要创新投融资机制,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重点支持数字农业、智慧水利、现代物流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另一方面,应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同时,要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措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

2. 育引结合,打造“新农人”队伍

其一,培育高素质农民,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农业农村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更是补齐农村人才短板的基础性工程^[13]。应完善农民培训制度,确保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创新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强化教育激励机制,从而培养新一代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具体而言,应整合现有培训资源,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全覆盖的新型农民教育培训体系,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差异化培训:对传统农民重点开展实用技术、经营管理等培训,提升其专业技能水平;对返乡农民工、大学生等重点开展创业培训,提高其创业能力;对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重点开展现代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培训,提升其经营管理能力。通过系统性、针对性的培训,全面提升农村现有人才素质。

其二,引进外部人才是优化农村人才结构的重要途径。应制定更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

引导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企业家等各类人才返乡创业兴业,为乡村带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资源。健全人才激励机制,保障乡村人才的合理待遇,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让人才在乡村留得住、能发展。特别是在农业科技、经营管理、数字技术等重点领域,要设立专门人才引进计划,提供安家补贴、创业扶持、子女教育等优惠政策,吸引高素质人才到农村创新创业。同时,要积极探索“周末工程师”“候鸟型专家”等柔性引才模式,实现人才资源共享。

其三,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是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应加强数字素养培训,提升农民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引导村民参与数字治理,让数字成为连接政府、市场与村民的纽带。具体可通过开展数字技能下乡活动,组织农民参加智能手机、电子商务、短视频等应用培训,提高农民获取信息、网络营销、在线办事的能力。同时,应建设农村数字化学习平台,开发适合农民学习的在线课程,实现随时随地学习。通过提升农民数字素养,缩小数字鸿沟,使农民能够更好地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

3. 聚焦场景,推动深度融合

打造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是新质生产力与农业深度融合的重要切入点。应聚焦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需求,推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等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突破品种培育、绿色种养、精深加工等关键技术瓶颈,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与品质。重点围绕精准种植、智能灌溉、疫病防控、智能农机、智慧溯源等环节,打造一批智慧农业典型应用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推动产业链融合创新是释放新质生产力赋能效应的关键路径。应促进农业生产与精深加工、休闲观光、农村电商等业态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形成多业态集聚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增强农业产业韧性。具体而言,应向前延伸发展育种、农资等供应链产业,向后延

伸发展加工、流通、销售等产后产业,横向拓展乡村旅游、农耕体验、文化创意等融合产业,形成“农业+”多业态融合发展格局。特别是应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能力;积极发展农村电商,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培育乡村旅游、康养农业等新业态,实现农业多元价值。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融合,最大化释放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

构建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是促进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制度保障。应聚焦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引导农业企业、科研院所与乡村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技术集成与模式创新。鼓励农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农村设立试验站、中试基地,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同时,应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让农民真正成为新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通过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产业化水平。

推动差异化发展是确保技术应用实效性的重要原则。应根据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平原地区重点推广大型智能农机装备,发展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农业;在丘陵山区研发推广小型、轻便、经济型农机设备,发展特色产业;在城市郊区发展智慧农业、观光农业,满足城市居民多元化需求。避免“一刀切”的技术推广模式,注重技术的适应性和普惠性,确保不同地区、不同经营主体都能从新质生产力中受益。特别是要关注小农户需求,开发适合小规模经营的技术模式和装备,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强化数据要素驱动是提升融合效能的新引擎。应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等信息技术,强化数据在农业生产决策、市场对接、政策制定中的驱动作用。一方面,应加强农业数据资源建设,完善农业基础数据库,形成全覆

盖、多维度的农业数据资源体系;另一方面,应推动数据共享开放,打破数据壁垒,促进数据要素在产业链各环节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应探索数据价值化路径,发展数据驱动的新型农业业态和模式。通过数据要素的渗透和赋能,实现农业全链条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

4. 创新治理,优化制度供给

其一,以机制创新激发企业深度参与农业科技供给的积极性。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关键在于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应引导社会资本精准赋能,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政企协同机制。例如,湖北省通过建立农业科技型企业培育库,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并支持企业牵头承担重大科技项目,使其在科技创新中扮演“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的角色^[14]。政策支持应精准发力,对为县域提供智能农机租赁、数字平台运维等服务的企业,可给予所得税减免、用地指标倾斜等支持,切实降低其下乡成本。同时,可推广“首购首用”制度,由政府优先采购本地企业研发的智慧农业解决方案,有效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其二,以实战化培训筑牢农民数字素养根基。建立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差异化教学。在培训组织上,可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在乡镇设立“数字技能服务站”,围绕直播带货、智能农机操作、线上营销等高频场景开展“短平快”轮训,并将培训成效纳入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确保农民“学得会、用得上、能增收”。在培训内容上,应超越基础技能,涵盖数字意识、数据应用、内容创作及数字安全等多个维度。要创新“理论授课+实操演练+现场观摩”多元化教学模式,如湖南省在数字化技能提升培训中采用该模式,并结合一年的公共服务期深化学习成果。

其三,以制度协同破除要素流动壁垒。为确保企业参与和农民赋能形成合力,必须配套推进支撑性制度改革。核心是打破制约要素高

效配置的壁垒,一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完善允许经营主体以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解决购置智能农机的资金难题。二是打破数据孤岛,推动农业农村、气象、交通等部门涉农数据向合规企业有序开放,支持开发区域性农业 AI 模型。三是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在省级层面统筹科技、财政、金融等政策,避免多头管理导致的资源碎片化,形成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系统合力。

四、结语

新质生产力正在深刻改变农业农村面貌。从智能农机到数字平台,从生物育种到农村电商,科技创新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也推动了乡村产业形态和治理方式的变革,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关键支撑。但当前农村在基础设施、人才储备、技术适配和制度环境等方面仍面临不少现实困难,制约着新质生产力的落地见效。要真正让新技术、新模式在乡村扎下根、结出果,必须坚持系统谋划、协同推进:既要补齐网络、物流等硬件短板,也要培养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既要推动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也要完善政策保障和治理体系。归根结底,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是用机器替代农民,而是让农民更好地参与并受益于这场变革。只有始终把农民放在主体地位,把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走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有温度的乡村振兴之路,扎实推动农业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25-10-29(1).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 年)》[EB/OL]. (2025-04-07) [2025-08-15]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4/content_7017469.htm.

[3] 习近平.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N]. 人民日报,2022-12-15(1).

[4] 张明明. 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机理与路径[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2):32-43.

[5] 王金伟,黄震方,王兆峰,等.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深度融合:科学问题与战略路径[J]. 资源科学,2024,46(12):2335-2354.

[6] 吕培亮.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实践路径[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0-97.

[7] 钟钰,王越. 新质生产力助力农民增收的理论意蕴与推进策略[J]. 重庆社会科学,2025(8):25-39.

[8] 张哲晰.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要义、现实条件与总体思路[J]. 经济纵横,2025(8):13-23.

[9] 卢江,王晓楠.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2025(10):113-123.

[10] 华春林,李泽君,孙靖雨. 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分析[J/OL].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2 [2026-07-10]. <https://link.cnki.net/urlid/51.1660.C.20251103.1723.002>.

[11] 张合成. “大国小农”现代化出路在于农业科技优先发展[J]. 发展研究,2022(6):1-6.

[12] 林万龙,董心意. 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的若干思考[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18-27.

[13] 沈琼,吴蕊.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高素质农民培育路径研究[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1):75-81.

[14]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农业农村部在湖北武汉召开现场会强调 大力培育农业科技领军企业 强化农业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EB/OL]. (2025-11-06) [2026-01-10]. http://nyt.hubei.gov.cn/dtyw/202511/t20251106_5806771.shtml.

[责任编辑:刘凤霞 梁文化]



引用格式:马德富,杨博涵.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7(5):56-63.